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与旅伴赵修华徒步中国时,从新疆进入甘肃曾分头公路和铁路两条线路,并相约在嘉峪关城楼上相见。

再次相遇,旅伴跟我提到张大千和刘鼎臣。张大千我是知道的,但刘鼎臣对于我完全是个陌生的名字。

这段奇遇发生在旅伴从哈密徒步星星峡时第一天落脚的地方:哈密大泉湾乡疙瘩井村。偶遇原敦煌首富刘鼎臣的长子刘延辉和次子刘延福,他们展示了一些珍贵历史文物,有张大千先生为刘鼎臣亲手刻制的印章一枚、罗布泊考古文物一件、京韵大鼓名伶、张大千第二个妻子杨婉君为刘家回复的信件一封。

仔细阅读旅伴带回来的杨婉君信件复印件,叙述的内容是回忆张大千带儿子张心智和妻子杨婉君在敦煌临摹壁画那几年,刘鼎臣对张大千一家的物资周济和深厚感情。向来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根据信件的线索,希望查证“西部奇人”刘鼎臣和张大千在敦煌的故事。后面行走的路线包括敦煌和宁夏,而张大千之子张心智正在宁夏。

在敦煌,我们见到了跟随常书鸿先生到敦煌保护壁画的霍希亮研究员,那一时期,张大千正在敦煌临摹壁画。据他讲,张大千由当地富户接济,生活比他们这些政府派出保护人员条件要好。

徒步进入宁夏,我们就与张心智取得了联系。在中卫沙坡头黄河大

西部奇人与大千子孙

张国勇



徒步旅行者与张心智一家合影。张心智夫妻(居中),左一张大千之孙张宏民,左二张国勇,右一张心智女婿、右二旅伴赵修华。

转弯处,偶遇宁夏电力公司一职工,他与心智先生女儿在一个单位,提到刘鼎臣,心智先生嘱咐女儿,全家欢迎我们去做客。在银川市文化北路的一幢居民楼里,我们拜访了张心智先生一家。墙壁上几幅水墨写意画皆是张大千先生真迹。

拜过心智先生和仲淑师母,我们又对张大千先生的巨幅彩照鞠躬致意。这幅照片是张大千在台湾双溪摩耶精舍赏莲照,有他亲笔落款:“老父八十一年摩耶精舍莲留影越二年辛酉年六月二十九日,检出付与十儿心智,爰岁时方卧病视出此珠为哀也。”

大千先生名爰,字大千,与兄长张善孖感情甚笃,心智先生在叔伯兄

弟中行十,所以大千先生称他为十子。1983年,张大千在台北病逝,由于两岸没有实行“三通”,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心智先生,被台湾当局视为官员不准入境,滞留香港一月,奔丧无望,悲痛欲绝,只能隔海祭奠父亲亡灵。

仲淑师母亲自下灶,做了几样正宗川菜宽带我们。席间,我们说到刘鼎臣先生被迫害致死的经过,张心智先生回忆在敦煌的种种过往,禁不住泪水涟涟。

刘鼎臣名国汉,字鼎臣,祖籍河北献县人。外国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从敦煌王道士处得到大批珍贵历史文物,震惊世界。倒卖文物和藏经

洞的发现者王圆禄道士,临终前,感谢刘鼎臣对自己的恩惠,曾把一幅“敦煌隧道图”交给刘鼎臣做纪念。刘鼎臣被称为“西部奇人”,近代,一些发生在河西走廊的重要事件都与他相关。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率领商业驼队,来往于新疆与内地之间,徒步穿行罗布泊等沙漠戈壁,是非常平常的事儿。这种经历让他不仅在西部积累了财富和人脉,还让各色人等往来西部,都要找他带路和斡旋:民国南京紫金山考古队二进罗布泊揭开楼兰古城之谜,总向导是刘鼎臣;红军西路军喋血河西走廊,中共地下党西北边务处援救散失红军,掩护地下党电台的是刘鼎臣……后来因为叛徒告密,刘鼎臣被军统特务拘押于兰州玉泉山,严刑拷打,整瞎一只眼睛……

后开,刘鼎臣被错划阶级成份遭到造反派迫害。张大千先生所赠48幅书画及“敦煌隧道图”全部被抄,造反派头子不久被乱刀砍死,大量历史文物散失。现仅存一幅张大千字画在哈密文化馆。刘家兄弟曾提到过“敦煌隧道图”的样式和尺寸,对折式,长两米,宽0.8米。

“西部奇人”刘鼎臣最终被迫害而死,有人说他吞金而死,剖腹寻金,暴尸三日,最后草草下葬,了却一生。随他而去的许多神奇的西部故事,成不解之谜。

张国勇,抚顺日报记者、旅行作家。1990年到1993年,连续徒步海疆和陆地边疆一千余天,首次实现中国人徒步跨越中国版图东西南北四个端点。



两年前的深秋,与几个艺术家朋友从青岛自驾景德镇,一起去画瓷。全程1300公里,分两天行进,中场休息在扬州。按照事先设定的路线,我们从胶南北出青岛,上疏管高速,再上同三高速,从淮安转京沪高速,便进入了扬州境界。

是时华灯初上,风软树绿,与北方半岛相比,扬州还是初秋的样子。寻老字号吃了正宗淮阳菜,再无体力闲逛,各自安顿。我尤其没有兴趣去看它的夜生活。夜色与霓虹之间,是虚晃和非典型的生活律动,无关真实民风。唯有陌生的早晨,才能引发我的好奇与热爱——比平时起的更早,茶过两遍,天光刚好放亮,我已经急切地扑入扬州街头,在馄饨摊的热气和烫干丝的豆香气之间,寻找一份遗落自盛唐时期的鼎盛,飘飘渺渺。

时间紧,还须赶路。一众出扬州城,走宁通高速,在南京绕城公路上行驶一段时间,过了长江二桥和三桥,进入马鞍山,就算正式进入了安徽界。地势渐渐爬升,一些美好的锐角带来视野变化。缓急交叉的田野与小丘躺在公路两边,田野属于秋黄的葵花地,小丘上密密斜斜的是竹林。若穿梭于国道,会看见垌里坡上隐约着徽式建筑,白的白,黑的黑,如一幅幅上好水

目的地1300公里以外

阿占

墨,素雅,淡远。

车行高速,轮子与大地深深摩擦,高速连着过境公路,不相干的地名扑面而来,又哗哗远去,像时间,也像人生。那些地名,字与字的组合总是出乎意料,又和美到不可替代,似乎只有这样的三三两两才值得记取和流传,让过路人一厢情愿地猜测起它们的渊源与传奇。

又一个五百多公里,傍晚之前到达景德镇。苍蝇馆里的江西菜鲜辣正宗,酒是当地窖王,属高度粮食烧白,酒瓶非常讲究,瓷都气派可见一斑。九点多钟被打烊的老板娘赶出了苍蝇馆,去旅馆的路上已觉温差而夜凉,月亮黄黄地挂在天空。

第二天直取郊外的陶艺村。陶艺村之精髓在于原生态的艺术情节和情景:房屋是从村民手中买的;院墙是30年前村民们使用“干打垒”工艺筑成的;屋内陈设也是村民们30多年前使用的生产、生活器具……

一切都是清贫的奢华。木头与泥巴之间穿插着昂贵的瓷器,质感冲突又彼此迎合。小溪水清见底,里面躺着瓷碗瓷片。有的瓷器半掩于泥土。甚至还有一面瓷墙。原木的农家米桶被设计成椅子,我们坐

在上面晒太阳,喝岩茶,谈艺术。陶艺村的光影斑驳、细碎、摇晃、炫目、煦暖、凌乱、飞舞、倾斜。身边无处不在的瓷器则浑身通透,手感着它的细腻与坚硬,食指一弹,“叮”的一声脆响,再严密的心门也会为之洞开,灵犀刹那间相通。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瓷泥,曾经特指景德镇的“高岭土”,种种完美,让世人不得不相信它是上天钦定的专门用来奢侈人类生活的恩物。有了这种土,手艺与智慧得到了大应承,由此成就“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瓷缘美意。几百年来,关于高岭土的抢购大战从未停止。

我更爱它的另一个名号“观音土”。这三个字所注定的画瓷过程只能是修行。眼前一方瓷泥,遇水而形散,随风则站立,颇为禅境。可是,做什么好呢?一个上午过去了,一个下午也快过去了,泥在手掌心中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我通常只喜欢在心里打草稿。这不是好习惯。却更接近随心所欲。心不肯放行,一切便不能自在。我必须捧出来自内心的东西。

幸好,接下来,我想到了童年,眼前闪过梧桐树以及树洞里的

秘密。就这样,在离童年事发地1300公里以外的地方,我做了数十棵梧桐树,棵棵不同,经过一千多度的高温,颜色釉获得了还原,有了姿态有了灵魂,它们是对谨慎之心的要挟。



阿占,本名王占筠。毕业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出版散文集《私聊》《青岛蓝调》三部曲、《一打风花雪月》《乱房间》等十余部。多次推出个人画展。获泰山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小说处女作《制琴记》入选“中国当代文学2019排行榜”、《小说选刊》漓江年选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青岛日报报业集团、主任编辑。